

家 庭 童 話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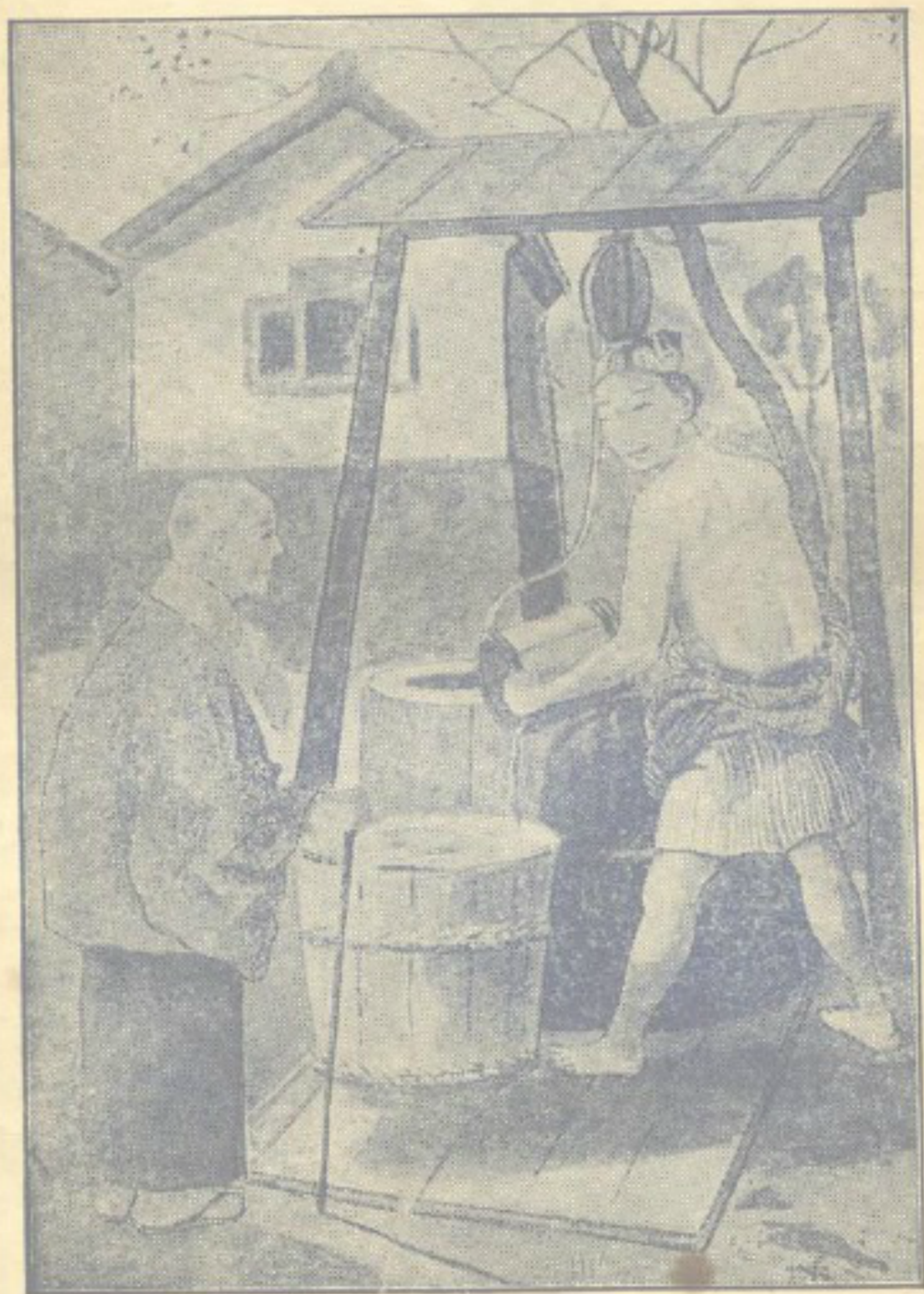
第 三 冊



商 務 印 書 館 發 行

223

發財秘訣的照像



北师大图 B2349107

打水去！打水去！

振起精神！立定志氣！

打一滴倒在桶裏，打兩滴也倒在桶裏；

不要說『微乎其微，』

須知道，這滿桶的水，也不過積了許多的一滴兩滴。

莫狐疑！這裏面沒有甚麼祕密！

家庭童話第一集

第三冊

第一 菊花

在開天闢地的時候，有一位真神。這位真神，權力極大，無所不能；世界上的萬物，不論是山川草木，也不論是鳥獸蟲魚，全是這位真神製造出來的；所以人都稱他爲造物主。

造物主把萬物製造齊了之後，又製造了兩個人，是一男一女。這兩個人，就是全世界人類的始祖了。始祖生了兒子，兒子又生了孫子，孫子又生了重孫子，年深日久，越生越多，一個地方住不下，便分居在五洲萬國。現在各國的人，雖然語言各別，像貌不同，若推究起根源來，都是一位始祖的子孫；和同胞

的兄弟一個樣。所以世界上的人類，應當互相扶助；要是互相侵奪，互相殺戮，那便是自殘骨肉了。

有一天，造物主閒暇無事，帶著他的女兒花仙，在空中閒遊；從雲端往下一看：祇見世界上的人類，你來我往，辛辛苦苦的度日；因為躲避風雨，蓋成了房屋；因為防備天寒，作成了衣服；又因為保養身體，想出喫熟東西的方法；一個一個的，勉勵向前；世界文明，一天比一天進步。造物主看罷，心中歡喜，便對他女兒說道：『我費了許多的心思，造成這個世界萬物。我看萬物的裏邊，惟獨人類最靈；他們齊心努力的，把這世界，修飾的齊齊整整，你看這人類，總算是有出息的了！』花仙說道：『父親說的極是。我看這世界，果然是又整齊又漂亮，真是山清

水秀，人壽年豐。可惜一切的草木，全不開花；算是極大的缺點，儻若教草木開放各樣的鮮花，那世界必定更顯著美麗：那人類也就更有幸福了。父親想我這話對不對？造物主聽罷，連連的點頭，說道：『你說的實在不錯！我製造萬物的時候，倒把這鮮花忘了。你既是這樣的說，你就去製造些個花樣子，拿來我看！』父女二人，商量妥當，那花仙，便去預備花樣子去了。

到了第二天，花仙造成了許多的花樣子，來見造物主；對造物主說道：『父親請看！這些個全是花樣子。』花仙說到此處，便拿出一個花樣子來，指著說道：『這是梅花，有紅的，有白的，花朵雖然不大，却有一股清香；彷彿是幽閒的女子一般。這一個好看不好看？』造物主說道：『很好看，很好看。花仙又拿出

一個樣子來，說道：『這是牡丹花，紅的，白的，粉的，全有。花朵很大；彷彿帶著一種富貴的氣象。請看這個好不好？』造物主說道：『很好，很好。』花仙又拿出一個樣子來，說道：『這是蓮花，教他在水裏開放。有紅的，有白的，這種花自在清香，就彷彿人類裏的君子似的。請看這個怎麼樣！』造物主說道：『有趣，有趣。』花仙又拿出一個樣子來，說道：『這是蘭花，這種花，是淡綠的顏色，雖不十分鮮豔，却非常的幽雅；如同高人隱士一般。這個花怎麼樣？』造物主說道：『這個花也很不錯。』花仙又一樣一樣的，拿出許多的樣子來：甚麼桃花咧，杏花咧，梨花咧，海棠花咧，又甚麼丁香咧，迎春咧，鳳仙咧，杜鵑咧，向日葵咧，晚香玉咧，真是五光十色，樣樣俱全。造物主一樣一樣的看過，連

連的誇讚；所有的花樣子，大致算是全看完了。

花仙見造物主把羣花看完了之後，又拿出一個樣子來，對造物主說道：『父親請看！這裏還有一種；這種花，叫作菊花。在各種花的裏面，算是第一等的花了。花朵有大的，有小的，花瓣有長的，有短的，有尖的，有圓的，有粗的，有細的，有空心像竹管的，有舒展像金鍼的，有捲著像鈎的，有直著像筆的，有平面像金簪的，有窪凹像玉碗的。說起他的顏色來，種類更多：有紅的，有紫的，有黃的，有白的，有青的，有綠的，有淺紅的，有淡粉的，有紅白混合的，有青黃混合的。式樣既然甚多，香味尤其幽雅，真是一種最可愛的花了。教他開在甚麼時候好呢？』造物主說道：『這菊花既是一種頂好的花，式樣又這樣的，多，若是開

放的太早，人反倒不注意了；不如等各種花全開完了之後，再教他開；我想是教他秋天開放。」花仙說道：「教他在那一國開放呢？」造物主說道：「世界各國，不論那一國，全都可以教他開放，你想好不好？」花仙說道：「我製造這種菊花，費了我許多的心思，我打算找一個極大的國，這國裏有極好的人民，還有極好的天氣，並且要發達到第一等國家；必須像這樣的國，纔對得起這樣的好花呢！我打算教這菊花，專在這樣的國裏開放；可不知道，世界上有這樣的國沒有？」造物主說道：「世界上的大國，雖有幾個，可不見得人民，天氣全都好。人民，天氣全好的國，又多一半不是大國。縱然是一個大國，人民，天氣也看得過去，又不一定發達到第一等國。照你所說的這樣的

國，倒很難尋找了。

造物主尋思了半天，忽然拍手說道：「有了！中國！中國！」

花仙說道：「中國在甚麼地方？」造物主說道：「在亞細亞洲。」

花仙說道：「中國是大國嗎？」造物主說道：「是大國，是大國。」

這個國，差不多占了亞洲一大半；還不算是大國嗎？」花仙說

道：「這個國的天氣，怎麼樣呢？」造物主說道：「這個國，在溫

帶地方；不十分熱，又不十分冷，並且風雨調和；實在是好天氣

呀！」花仙說道：「這個國的人民，怎麼樣呢？」造物主說道：「

這國的人民，聰明強幹，勤樸耐勞；將來有許多的聖賢豪傑，全

要生在這個國裏呢！」花仙說道：「我聽說中國的人民，性情

穩健，永遠是按部就班的作事，因此興旺的太慢；恐怕將來不

能成第一等國罷？」造物主說道：「中國的民，誠然是興旺的太慢，你要知道！他是一點一點的，往前進步。日後他要是興旺起來，可是比那一國都興旺，就像菊花一般；各種花盛開的時候，菊花還沒開放，等到各種花都開謝了，菊花便要盛開了，這中國也是這樣；等到各國都疲敗不堪的時候，他就要興旺了；將來一定要成第一等國的。」花仙說道：「既是這樣，就教這菊花，開在中國罷。菊花一天比一天茂盛，這中國也隨著一天比一天興旺；等到菊花茂盛極了的時候，這中國也就興旺極了。教這第一等的花，開在這第一等的國，請想好不好？」造物主說道：「很好，很好，教這菊花，開在中國就是了。但是菊花的種子很多，不妨也分給別的國一點兒，免得別的國說我偏

心。

造物主和花仙商量定了，先把各種花樣子，向全世界中一撒，然後把菊花的樣子，專撒在中國；又把贖下的菊花樣子，撒在各處。各種花樣子，撒完之後，世界上百花盛開，四時不斷，真成一個花花世界了。

我們中國，百花全有，並且有各色的菊花；一年比一年茂



盛，每年到了國慶日，正是菊花盛開的時候，少年諸君！我們全要慶祝啊！

菊花！菊花！

中華！中華！

第一等的國裏，開著

第一等的花。

看看！看看！五色的菊花

一齊開放，五色的

國旗上面交叉；

菊花！菊花！你現出五

種顏色作甚嗎？



哦！你表揚我們五族的精神，你點綴我們萬載的國家；

菊花越茂盛，中華越發達。

萬歲！萬歲！萬歲！萬歲！五族的同胞笑語譁，

我愛菊花！我愛中華！

第一 發財祕訣

日本國有一個老財主，名叫鄭富仁。他本來是貧寒人家的子弟，現在已經有八十多歲了。一生辛苦經營，到老來，掙的家成業就。他有一百多頃的地畝，在各處開著無數的工場商店，每年從農工商三項裏進的金銀，不計其數；真算是闊極了。

鄭富仁雖然很闊，但是他自奉甚儉；穿的是粗布衣服，喫的是蔬菜淡飯，既不奢侈，又不驕傲，連一點闊人的惡習也沒

有。若是遇見慈善的事，整千整萬的捐錢，從來不露吝嗇的樣子。旁人看他這樣的闊法，都以為他有一種發財祕訣；便有人向他問道：『鄭先生！你怎麼發這麼多的財呀？你那發財祕訣，可以告訴我們嗎？』鄭富仁聽了，向衆人說道：『人要想發財，並沒有甚麼祕訣。就拿我說罷，我所以能有這麼多的金銀，也不過永遠守著「儉約」二字罷了。』衆人聽了鄭富仁的話，全不很信。惟獨有一個叫林小富的，聽了鄭富仁的話，著實的思索了一番，可也沒思索出甚麼道理來。

到了夜晚的時候，鄭富仁將要睡覺，忽聽門外有人扣門。鄭富仁出來一看，原來是林小富。鄭富仁說道：『你到我這裏，有甚麼事呀？』林小富說道：『有一件事，要跟老伯請教，不知

道老伯有閒工夫沒有？」鄭富仁說道：「有工夫，你進來罷！」

鄭富仁說完，便把林小富讓到屋裏，彼此落坐。鄭富仁說道：「你有甚麼事呀？」林小富說道：「我見老伯的家裏，非常的闊，遇見公益的事，便成千累萬的捐助，我看著十分羨慕。今天聽老伯說，老伯發這樣的大財，不過守著「儉約」兩個字；我很思索了會子，並沒思索出甚麼道理來。我想老伯另外必有發財祕訣，求你老伯告訴我罷！」鄭富仁聽了，很覺著可笑，便笑著說道：「你想這「儉約」二字以外，另有發財祕訣嗎？」

鄭富仁說到此處，略遲延了一會兒，接著又說道：「哼！發財祕訣倒是有，但是沒有人能學，我想你也未必能學，你可以不必瞎問啦！我勸你好好的回家睡覺去罷！」

林小富說道：「老伯如

若肯教導我，我一定能學，求你老伯教導我罷！」鄭富仁說道：

『你准能學嗎？恐怕不能罷。』

林小富說道：『不論怎樣的難，祇要我的力量來得及，我

一定能學，我決不偷懶，請你

老伯放心！』鄭富仁說道：『這

件事也不是甚麼很難，人人

都做的到，但是總要誠心去

學；要不然，是斷乎不成的。』

林小富說道：『我是誠心要

學的，我實在是誠心哪！』鄭



富仁說道：『你既是誠心要學，很好。我說甚麼話，你可要依著去做。你能夠聽我的話嗎？』林小富說道：『我能聽，我能聽。你老伯不論說甚麼話，我都能依著去做；你老伯快教導我罷！』鄭富仁說道：『你不要忙，你明天早晨六點鐘，到我這裏來就是了。』林小富見鄭富仁肯教導他，心裏非常歡喜，向鄭富仁連連的道謝。道謝之後，便回家去了。

到了第二天，林小富起的很早，急急忙忙的，來見鄭富仁。鄭富仁見林小富來了，也不和他談閒話，便取出一個大木桶來，教林小富拿著，一同來到井台上。鄭富仁對林小富說道：『這裏有現成的釣桶，你好好的，給我打水！打上水來，就倒在這個大木桶裏。可不准偷懶！這一個大木桶，必須打滿了！到下午

六點鐘，再來見我。」鄭富仁說完了，便從地下拾起一塊石頭來，對著大木桶，咕咚咕咚的，敲了幾下子；把大木桶的桶底，敲了下來，拿起桶底，連頭也不回，他就走了。

林小富一看這樣的辦法，心裏很覺奇怪，又不敢追問緣故；祇好把大衣服脫下來，用力打水。打上水來，便往大木桶裏倒。從上面倒下去，立刻就從下面流出去了。一連打了好幾釣桶，全是如此。林小富心中想道：「這沒有底的桶，可怎麼裝水呢？打多少水，便流出去多少水。打一輩子，也打不滿哪。他一定教我打滿了，這不是故意教人爲難嗎？」林小富想到此處，心裏非常的焦燥。忽然他又想道：「鄭老伯教我這樣打，我便這樣打。這裏面，一定有個道理。我儘管盡力打水，至於滿與不滿，

祇好由他去了。林小富想罷，振起精神來，一心一意的打水。打出來便倒在大木桶裏。他流出去沒流出去，也不管他。整整的打了一天，累的渾身是汗。往木桶裏看了一眼，連一滴水，都沒存住。他就拿著空木桶，來見鄭富仁。鄭富仁問道：「這木桶打滿了嗎？」林小富說道：「噫呀！不成！不成！不要說滿，連一滴水也沒存住哇。從上面倒下去，全從下面流走了。」鄭富仁說道：「哦！這水全從下面流走啦，那麼，你明天早晨六點鐘再來罷！」

林小富發財的心切，今天雖然空累了一天，他並不灰心。到了第二天，依然起的很早，急急忙忙的，來見鄭富仁。鄭富仁問道：「你昨天很累了罷？」林小富說道：「不累，不累。爲發財還敢怕累嗎？」鄭富仁說道：「不怕累？很好！你把那大木桶拿

過來！把那個桶底安堅固了！」林小富聽說安桶底，心裏非常歡喜，連忙拿過木桶來，把桶底安好了。鄭富仁又把他帶到井台上，對他說道：『你今天還是給我打水！打上水來，就倒在這大木桶裏，仍然不准偷懶！這一個大木桶，必須打滿了！到下午六點鐘再見。』鄭富仁說完了，又從地下拾起一塊石頭來，走上井台，對著繩子上拴著的釣桶，咕咚咕咚的，敲了幾下，把釣桶的桶底，又敲下來了。拿起敲下來的桶底，依舊是頭也不回，他又走了。

林小富一見，心中想道：『怎麼又把釣桶的桶底拿走了呢？這是甚麼緣故哇？！不要管他，這釣桶雖然沒有桶底，每打一回，總可以帶上幾滴水來，好在這大木桶有底，滴上一滴，就

存住一滴，積少成多，有這一天的工夫，總可以把他滴滿了。」
林小富想罷，脫去長衣，經心用意的打水，打上一滴來，就滴在大木桶裏；打上兩滴來，也滴在大木桶裏，決不敢糟塌一滴水。他整整的打了一天的水，居然一滴一滴的，把一個大木桶滴滿了。

林小富見大木桶裏已經滿了，心裏非常的快活。正在這一個當兒，祇見鄭富仁拿著手杖，滿臉帶笑的，走了過來。林小富一見，便對鄭富仁說道：「我今天可把這大木桶打滿了。」鄭富仁笑著說道：「啊！你今天打滿了麼？恭喜！恭喜！這發財祕訣，你算是學成了！」林小富一聽，驚疑不止，連忙說道：「我打了兩天的水，我何曾學甚麼發財祕訣呀？」鄭富仁說道：「你不

必疑惑！這就是發財祕訣！我且問你，你昨天打的水多不多？

林小富說道：「我昨天打的水，很多很多。」鄭富仁說道：「你

既是打了很多的水，我且問你，你昨天存下多少水？」林小富

說道：「打的水雖然很多，連一滴也沒存下呀。」鄭富仁說道：

「爲甚麼連一滴也沒存下哪？」林小富說道：「那個大木桶，

昨天沒有桶底，所以一滴也沒存下。」鄭富仁說道：「我再問

你，你今天打的水多不多？」林小富說道：「今天打的水，要跟

昨天比較起來，可算是很少了。」鄭富仁說道：「你今天存下

水沒有？」林小富說道：「我今天打的水，雖然很少，却存了一

大木桶。」鄭富仁說道：「你今天打的水很少，反倒存了一大

木桶，這是甚麼緣故呢？」林小富說道，因爲今天這大木桶有

底，所以打的水雖少，反倒存下了。」鄭富仁說道：「這麼說起來，你昨天打的水雖多，可是全糟塌了，故此一滴也沒賸下；今天打的水雖少，可是一滴也沒糟塌，故此盛滿了一大木桶。我說的對不對？」林小富說道：「不錯的。」鄭富仁說道：「你仔細想想！這豈不是發財祕訣嗎？你聽我告訴你！譬如有一個人，每天有幾千幾百的進款，可是專好浪費，左手掙進來，右手花出去，他掙的雖多，永遠也闊不了；就彷彿你昨天打了許多的水，因為裝在沒有底的桶裏，全都流跑了一樣；譬如又有一個人，每天祇有一文錢兩文錢的進款，可是專好儲蓄，有一文錢，也儲蓄起來，有兩文錢，也儲蓄起來，日久天長，積少成多，起首不過是一文兩文，聚積起來，便成了財主；就彷彿你今天打的

水雖少，因爲一滴也沒糟塌，積滿了一大木桶一樣。我今生積蓄了許多的錢財，也不過是不肯浪費，積少成多。我故此對大衆說，祇有「儉約」二字。這是實在情形，並不是扯謊。你不打算發財便罷，你要是打算發財，除此以外，絕沒有第二條道路；你仔細想想我這話對不對？」林小富聽鄭富仁說完了，怔了半天，忽然說道：「有理，有理。你老伯說的，實在是發財祕訣。我從此就要照著你老的話做去了。」林小富說完了，向鄭富仁道了謝，就回家去了。

林小富從此以後，有一文錢，就儲蓄起來；有兩文錢，也儲蓄起來。日子一久，零錢就變成整數的了；本錢也生了利息了。本錢生利，依然續本。本又生利，利也生利。利上加本，本利又

全生利；越積越多，越多越闊。林小富到了老年，果然同鄭富仁一樣的闊了。

少年諸君！我說的這篇發財祕訣，確是實在道理，和說鬼說狐，隨便扯謊的不同。你要能這樣辦，也能同鄭富仁一樣的闊。但有一層，你要是同鄭富仁一樣的闊了之後，可不要忘了鄭富仁整千整萬的捐助施捨呀！

第三 公雞送信

古時候，亞非利加洲，有一個女子，名叫檀格林白。他母親沒生他的時候，曾經遇見過一個小鳥兒，嘴裏銜著一塊玉；他母親把那塊玉喫了，後來就生了檀格林白。這檀格林白的肌膚，非常白淨，真像白玉一般，和非洲的黑人，大不相同。他不但

像貌很好，他的性情，也非常的柔和。因此他的父母，疼他愛他，看著和寶貝一樣。但是他有一種特別的脾氣，白晝的時候，不肯出門一步，非到夜晚，決不出門。這本是一件很奇怪的事，他的父母，因為看慣啦，也就不覺得奇怪了。

光陰似箭，日月如梭。一來二去的，那檀格林白已經長大了，便嫁了一個酋長的兒子。過門以後，夫妻很是和睦，老酋長夫婦，見兒子和媳婦這樣，也非常的歡喜。過了幾年，檀格林白生了一個女孩兒，這個小姑娘，同他母親，是一樣的脾氣。要是白晝的時候，把他抱出去，他就啼哭；所以他的保姆，要想抱他出門，總在夜晚。因為這個緣故，便給他起了一個名字，叫作溫格豔。這溫格豔三個字，是非洲的土話；要是用中國話繙譯出

來，就是「月夜遊行之女」的意思。

老酋長，見檀格林白從過門以後，白晝永不出門，心裏很覺著奇怪；後來見他生的孩子，也是白晝不出門，心裏更覺著奇怪啦。因此總想著要試驗試驗，爲的是好知道他白晝不出門的緣故。老酋長拿定了主意，就時常指使檀格林白出外去作事；但是每次指使他，他總是求他丈夫替他出去。老酋長試驗不出緣故來，非常著急，著實的放心不下。

有一天老酋長的兒子，出外打獵去了。老酋長一看，覺著這是一個好機會；他就裝作有病的樣子，大聲嚷道：「喉啲！喉啲！渴死我了，我喉嚨都乾了，快給我拿水來罷！」檀格林白聽見老酋長要水，他就跑到廚房，斟了一杯水來。老酋長接過來，

看了一看，就把水杯扔在地下，摔的粉碎。故意作出生氣的樣子來，嚷道：『我不要廚房的陳水，這水都臭了。趕緊到河裏，給我打新水去！滾！渴死我了！我要河水！我要河水！』檀格林白看見這個樣子，心中一想，大約是非打河水不成。偏巧今天丈夫沒在家，老酋長的夫人，是已經年老了，保姆抱著溫格，又不能分身。除了自己以外，沒有人去打水。檀格林白想了半天，萬分無法，祇好挑起兩個水桶，又拿了一個釣桶，到河邊去打水。

檀格林白走到河邊，使用釣桶打水，沒想到水流的太急，把釣桶沖跑了。檀格林白又用水桶打水，兩個水桶，也被水沖跑了。檀格林白見釣桶水桶，全都被水沖跑了；又一想老酋長

急等著水喝，他心裏想著，用衣服先兜一點水回去，省得老酋長著急。檀格林白想罷，就脫下一件衣服來，向河裏兜水。正在這個時候，忽來了一個浪頭，非常的凶猛；連衣服帶檀格林白，全都捲到河裏去了。檀格林白自幼身體嬌弱，那裏禁得住大波大浪；所以掉在河裏，就被水淹死了。

檀格林白被水淹死，家裏的人，全不知曉；所以沒有人來救他。老酋長等了許久，不見檀格林白回來，心裏正在猜疑之際，恰巧溫格豔睡醒了，想喫他母親的乳。這小姑娘睜開眼睛，看不見他的母親，就哇哇的哭泣不止。老酋長聽見他孫女兒的哭聲，連忙對溫格豔的保姆說道：「檀格林白到河邊打水去了，你去叫他回來罷！」保姆聽了，便抱著溫格豔到河邊去

尋找；一看河邊，連一個人影也沒有。又喊叫了半天，也沒有人答應。保姆一看這樣的光景，心裏發慌，趕緊跑回來，對老酋長說道：『我在河邊，尋找了半天，並沒尋著；莫不是掉在河裏，淹死了罷。』老酋長聽罷，心裏又是著急，又是後悔，此刻老酋長的兒子也回來了。父子二人，連忙從牛圈裏拉出一隻牛來；拉到河邊，給這牛起了一個名字，就叫檀格林白。起完名字之後，便向著河裏禱告道：『我把這個檀格林白，敬奉尊神，求尊神把那個檀格林白放回來罷！』老酋長禱告完了，便把牛扔在河裏，隨著水就沖跑了。這種禱告，是非洲古時候的迷信辦法。老酋長和他的兒子，禱告了半天，又喊叫了半天，那檀格林白始終也沒回來。父子二人，大失所望，對著河水，放聲大哭；哭了

半天，一邊擦著眼淚，一邊歎息著回家去了。

溫格豔見不著母親，左哭一場，右哭一場；到了夜晚，想喫他母親的乳，越發的哭泣不止。溫格豔的保姆，見溫格豔哭泣不止，就加意的哄著他玩耍；誰知用盡了各樣的方法，怎麼哄也是不成。保姆心裏，非常著急，又非常悽慘，便抱著溫格豔走到河邊，來回的散步；打算教溫格豔睡覺，便一邊用手拍著他，一邊唱道：

別哭啦！別哭啦！

溫格豔！是小孩子呀！

你是好孩子！你就住聲罷！

好孩子！好孩子！你快住聲罷！

你若立刻住了聲，你的母親就回來啦！

保姆唱完了，溫格豔仍是啼哭不止；正在這個時候，忽聽河裏，有極悲慘的聲調唱道：

你哭了嗎？你哭了嗎？

我親愛的溫格豔！你哭了嗎？

你想我嗎？你想我嗎？

我親愛的溫格豔！你想我嗎？

唉！我也哭哪！我也想哪！

我親愛的溫格豔！你知道嗎？

你問母親往那裏去了，我到河邊打水去啦；

釣桶沖走啦，水桶沖走啦，

脫下衣服去兜水，唉！我掉在河裏淹死啦。

唉！我親愛的溫格豔！我捨得你嗎？

保姆聽這唱歌聲音的，悲悲慘慘的，越來越近；不大的工夫，祇見一個女子，走到面前。保姆仔細一看，原來是檀格林白。保姆一見，又驚又喜，連忙說道：『你回來了嗎？你的女孩兒，正想你哪？』檀格林白連忙接過溫格豔來，先用自己的臉，在溫格豔的臉上，親了一親；然後解開衣服，給溫格豔乳喫。溫格豔見了母親，歡喜異常，就用他的小臉兒，偎在他母親的懷裏喫乳。檀格林白一邊給他喫乳，一邊撫摩他的頭髮，對他說道：『可憐哪！可憐哪！你想喫乳嗎？你祇管喫！你祇管喫！把小肚子喫的飽飽的啊！好好的睡覺罷啊！』溫格豔喫了一氣，果然就在

他母親的懷裏睡著了。檀格林白見溫格豔睡著了，又用自己的臉，和他親了一親，然後輕輕的交給保姆，對保姆說道：「我是已死的人了。但是我雖然死了，我可捨不得這個孩子。我求你好好的替我撫養他，每天夜晚，等大衆都睡了以後，你把他抱來，我給他乳喫。這件事，祇可你一個人知道，



你可不要對旁人說！你要記著！可別忘了！』檀格林白說完，一轉身就沒有了。

保姆從此以後，每天到了夜晚，就抱著溫格豔到河邊上，唱前面那個歌兒。一唱歌，檀格林白就從河裏出來，給溫格豔乳喫，喫完了之後，保姆就抱他回家睡覺去。溫格豔雖然是母親死了，可是天天有乳喫，所以長的又白又胖，決不像沒有母親的孩子。

溫格豔的父親，自從檀格林白死後，時常的哭泣。一見著溫格豔，就想起檀格林白來；心裏更覺著難過。他想溫格豔沒有乳喫，身體一定瘦了；誰知他不但不見瘦，反倒又白又胖，決不像缺乳的樣子。心裏很覺著奇怪。有一天溫格豔的父親，向

保姆問道：「這溫格豔自從他母親死了以後，沒有乳喫，怎麼反倒胖了呢？你每天給他甚麼喫呀？」保姆一聽，因為檀格林白囑咐過他，所以他不敢說實話，便扯著謊說道：「我也不知道，他怎麼倒胖了，每天也不過給他些個飯喫罷了。」溫格豔的父親說道：「甚麼？給他飯喫？他還沒長牙，怎麼會喫飯呢？你簡直的是胡說麼！」保姆說道：「實在是給他飯喫，我可不敢胡說呀！」溫格豔的父親說道：「你說的話，我不能信；你拿飯來，教他喫一回我看看。」保姆聽了，沒有法子，祇好到廚房裏，拿一碗飯來，給溫格豔喫；那溫格豔閉著嘴不肯喫，勉強給他填到嘴裏，他仍舊是吐出來；怎麼哄他，他也不喫。溫格豔的父親看罷，對保姆說道：「你說每天給他飯喫，他今天爲甚麼不

「噢呢？」保姆說道：「他或者有一點病罷。」溫格豔的父親說道：「你真是胡說了！好好的孩子，那裏有病，分明是你故意隱瞞著麼；你說了實話便罷，你要不說實話，我立刻把你殺了！你不說？」保姆聽說要殺他，心中害怕，連忙說道：「我說實話就是了，可別殺我！」保姆說到此處，便接著把第一天怎樣的唱歌，檀格林白怎樣的從河裏出來，每天夜晚，怎樣的給溫格豔乳喫，又怎樣的囑咐他隱祕的話，一五一十的，說了一遍。溫格豔的父親，聽保姆說完，又是傷心，又是歡喜；便對保姆說道：「既有這樣的事，你何必隱瞞著不說呢？你要是早說，我們早把他找回來了。」保姆說道：「因為檀格林白囑咐我，他不准我說，我所以不敢說。再者他已經死了，要想把他找回來，恐怕

不容易罷。」溫格豔的父親說道：「不要緊，你今天夜晚，依舊抱著孩子去找他，等他從河裏出來以後，我偷偷的用繩從後邊一套，就把他捉住了。」溫格豔的父親和保姆商量妥了，便用牛皮擰成一根繩子，預備夜晚使用。

到了夜晚，保姆照往日一樣，抱著溫格豔來到河邊。溫格豔的父親，拿著繩子，藏在草地裏面。保姆見溫格豔的父親藏好了，就唱他那哄孩子的歌兒；保姆唱完歌兒，檀格林白便從河裏出來了。走到保姆的面前，連忙把溫格豔接過來，先用臉在溫格豔的小臉兒上，親了一親；然後解開衣服，給他乳喫。喫完之後，又和他親了一親，然後交給保姆。溫格豔的父親，就在這個時候，舉起繩子，對准了檀格林白就套；這繩子將套上，祇

見河裏的水，立刻變成了血色，湧上岸來；那檀格林白就被水沖到河裏去了。此刻祇聽檀格林白說道：『你們要打算救我，必須把我的父母請來，這麼樣……』後面說的是甚麼，就聽不見了。溫格豔的父親眼望著河水，沒有法子，不由得流了幾滴眼淚；就同著保姆，抱著溫格豔，回家去了。

到了第二天，溫格豔的父親想起檀格林白昨晚說的話，便想給檀格林白的父母去送信。但道路遙遠，沒有相當的人前往，心裏非常著急；便走到牛圈裏，對牛說道：『你們能送信去嗎？』牛聽了這話，哼哼了半天，也沒說出甚麼來；溫格豔的父親看了一看，知道牛是不中用的了；又走到院中，對狗說道：『你能送信去嗎？』狗聽了這話，汪汪了半天，也沒說出甚麼

來；溫格豔的父親看了一看，知道狗也是不中用的了。因此心中萬分的著急，正在這個當兒，祇見一隻公雞，吧唧吧唧的，走了過來；張開翅膀，伸著脖子，唱道：

老牛哼哼沒有出息兒，咕咕咕咕根兒！

小狗旺旺專會淘氣兒，咕咕咕咕根兒！

主人不必空著急兒，咕咕咕咕根兒！

公雞替你去送信兒，咕咕咕咕根兒！

溫格豔的父親聽罷，心中大喜。對公雞說道：『你肯替我送信去？很好！你到那裏，你就說檀格林白掉在河裏淹死了。請他父母，趕快去救他；你就去罷！』公雞聽罷，點頭告別，吧唧吧唧的，就上了路了。

公雞走在中途路上，遇見一羣小孩子，在一起玩耍。那小孩子，見來了一隻公雞，便一齊嚷道：『公雞！公雞！捉住他！捉住他！』公雞一見，連忙張開翅膀，伸著脖子，唱道：

好哥哥兒！咕咕根兒！

好姊姊兒！咕咕根兒！

好好兒的玩耍；不要淘氣兒！咕咕根兒！咕咕根兒！

唱一個歌兒，咕咕根兒！

唱一個曲兒，咕咕根兒！

放我過去，別誤了事兒！咕咕根兒！咕咕根兒！

小孩子們聽公雞唱完了，一齊嚷道：『好聽，好聽，你再唱一個，就放你過去。』公雞一聽，連忙的張開翅膀，伸著脖子，又

唱了一回；唱完之後，吧唧吧唧的，又趕路去了。

公雞走了一天，又遇見一羣農人，在一棵大樹的下面歇息。那農人看見來了一隻公雞，便一齊嚷道：『公雞！公雞！捉住他！宰了喫肉。』公雞聽說要宰他，他趕緊張開翅膀，伸著脖子，唱道：

灌了半畝園兒，咕咕根兒！

耕了一畝地兒，咕咕根兒！

坐在樹下，歇息一會兒，咕咕根兒！咕咕咕咕根兒！

收了萬石的豆兒，咕咕根兒！

收了萬石的米兒，咕咕根兒！

放我過去，別誤了事兒！咕咕根兒！咕咕咕咕根兒！

農人聽罷，一齊說道：「唱的很好，唱的很好，你再唱一個，就放你過去。」公雞一聽，連忙張開翅膀，伸著脖子，又唱了一回；唱完之後，吧唧吧唧的，又趕路去了。

公雞走了幾天，受盡千辛萬苦，居然走到檀格林白的父母的門前。公雞看了一看，便站在門前，咕咕根兒，咕咕根兒的叫喚不止。檀格林白的父親出來一看，原來是一隻公雞；便對公雞說道：「你是從那裏來的呀？」公雞一聽，連忙張開翅膀，伸著脖子，唱道：

我是一個小公雞兒，咕咕根兒！
今天特意來送信兒，咕咕根兒！
檀格林白你的女兒，咕咕根兒！

掉在河裏沒有氣兒；咕咕根兒！

哭壞了你的女婿兒，咕咕根兒！咕咕咕咕根兒！

哭壞了你的外孫女兒，咕咕根兒！咕咕咕咕根兒！

可歎哪！天光慘淡，對著那河中的水兒，咕咕根兒！

月色迷離，照著那橡樹的根兒；咕咕根兒！

這時候，有一個已死的母親兒，咕咕根兒！

抱著他那捨不下的女孩兒，咕咕根兒！

喫一回乳，親一回臉兒；咕咕根兒！咕咕咕咕根兒！

流兩行淚，歎一口氣兒；咕咕根兒！咕咕咕咕根兒！

我經了千山萬水，我受了千辛萬苦，給你送一個信兒，咕咕

根兒！

我請你趕緊去，好救你的女孩兒！咕咕根兒！

救了你的女兒，就是救了你的外孫女兒，咕咕根兒！咕咕咕

咕根兒！

也不枉我經了千山萬水，受了千辛萬苦，給你送這一趟信兒。咕咕根兒！咕咕咕根兒！

檀格林白的父親，聽公雞唱完了，心中好慘，不由的大哭。檀格林白的母親，聽見哭聲，跑出來問明緣故，也是大哭不止。老夫婦二人，哭了半天，纔止住眼淚。對著公雞，誇獎了一番；又拿出許多的好喫食來給公雞喫。等公雞喫完了之後，老夫婦二人，連忙收拾行李，又牽了一隻大肥牛；教公雞在前邊引路，立刻起程。走了幾天，來到檀格林白淹死的地方。老夫婦二人，



在面前了。檀格林白的父母，一見檀格林白，又是歡喜，又是傷

便在河岸上，把帶來
的肥牛，切成碎塊。切
完之後，便對著河水，
一邊跳舞念咒，一邊
把碎塊的牛肉，拋在
河裏。不大的工夫，祇
見河水往岸上一湧，
立刻又往回一退，等
到河水退了，那檀格
林白，已經好好的立

心，彼此哭了一場，便一同往老酋長家中去了。

老酋長的兒子，自從派公雞走後，天天盼望老酋長夫婦，也是非常關心。這一天正在盼望之際，忽然看見那公雞回來了；將要向公雞問話，又見檀格林白和他的父母也來了。大家見面，說起已過的事體，全是又悲又喜。老酋長連忙預備下酒宴，款待檀格林白的父母。在飲酒之際，老酋長提起打水的事，非常的後悔；此刻骨肉團聚，又非常的喜歡。那小溫格豔坐在他母親的腿上，東瞧瞧，西看看，雖然不會說話，他那小臉上，却帶著極歡欣的樣子。那隻公雞走進來，咕咕根兒咕咕根兒的，叫喚了兩聲，彷彿是賀喜來了。

第四 九重塔

古時候在亞西亞洲的西邊，有一個小國，叫作齊別特國。這國裏有一個大城，叫作布魯齊斯城。在這城裏，住著一個惡棍，也不知道他的名字叫甚麼；祇因他的皮膚很黑，身體又非常的高大，所以人都稱他爲黑大漢。

這黑大漢，自幼父母雙亡，沒受過教育。終日游手好閒，不務正業。仗著生來的膂力，時常的胡爲亂作，欺壓鄉鄰。凡是受他欺壓的人，知道他力大無窮，誰也不敢和他理論。黑大漢知道大衆全都怕他，他便一天比一天凶橫，拿打架鬪毆，當家常飯喫；簡直的成了一個惡霸了。

這黑大漢，在家鄉沒有人敢惹他，他反覺著沒有甚麼滋味，因此離開鄉里，到各處閒遊，走一處騷擾一處。有時候欺侮

良民；也有時候替良民抱不平，掃除惡棍，所作所爲，全是犯法的事，也不知道因爲甚麼，這黑大漢三個字，傳到國王的耳朵裏去了。國王見國裏出了惡霸，心中大怒，立刻傳下命令來，教全國地方官，一體嚴拿；拿住之後，就地正法。這種命令傳下來之後，各處的人，沒有不歡喜的。

黑大漢聽見捉他的消息，他並不發愁，也不害怕；他心中想道：「官兵要來拿我，我想那腐敗不堪的官兵，縱有三十個五十個，也不是我的對手，但是官兵的人數過多，也很可慮。俗語說：『一人難敵百手。』又說：『好漢架不住人多。』」倘若官兵仗著人多，把我圍起來，可就難辦了。我不如逃出國外，暫且在外國躲避躲避，過幾年再回來，也就沒事了。」黑大漢想罷，

立刻收拾了一個包袱，背在上身，便逃出國外去了。

黑大漢出了國門以後，究竟往那裏去，心裏並沒有一定的主意；任著兩隻腳的性兒，隨便亂走。有一天走到一塊草地，這塊草地，在兩座大山的中間，非常的平坦。黑大漢走到這裏，忽然見地下有一匹死馬，黑大漢看罷，心中想道：『這個地方，前不著村，後不著甸，現在天色已晚，恐怕沒有買喫食的地方，我不如把這馬頭切下來，帶在身旁，餓了的時候，就可以拿他充饑治餓；縱然不好喫，究竟比餓著肚子強的多。』黑大漢想罷，便拿出刀來，把馬頭割下來，包在包袱裏，依然往前走。又走了多時，走到一棵大梅花樹的下邊。此刻天也黑了，月亮也上來了，黑大漢也困倦了，黑大漢看見這棵大梅花樹，自言自語

的說道：『這棵樹，就是我今天的住處了。』黑大漢說罷，便爬上樹去，找了兩個老樹枝的中間，墊上包袱，半坐半躺的歇息，此刻預備著就要入夢鄉去了。

黑大漢在樹上正要睡覺，忽聽左邊的山上，來了一種可怕的聲音；如同來了千軍萬馬一樣。黑大漢一看，祇見一羣妖怪，面貌非常凶惡，一直向這棵大樹而來。黑大漢看罷，正在驚慌之際，忽聽右邊的山上，也照樣來了一種可怕的聲音；祇見從右邊的山上，又來了一羣妖怪，面貌長的更凶，也向這棵大樹而來。黑大漢看罷，以為這些妖怪，全是找他來的，心裏非常害怕，自言自語的說道：『哎呀！我黑大漢，今天可完了。我的膂力雖大，也敵不了這些妖怪呀；這可怎麼好哇？』黑大漢正在

害怕之際，祇見兩方面的妖怪，全都湊在這棵大梅花樹的下
面，彷彿不知道樹上有人的樣子。黑大漢一看這個樣子，稍覺
放心；便在樹上往下看，祇見這些妖怪裏面，是兩個大妖怪，
帶著無數的小妖怪。兩個大妖怪見了面，便坐在地下。一個大
妖怪，手裏拿著一個金瓶，祇聽他對著那個金瓶說道：『金子
出來！』大妖怪說完，祇見從金瓶裏，出了許多的金子；大妖怪
又對著金瓶說道：『銀子出來！』大妖怪說完，祇見從金瓶裏，
又出了許多的銀子。大妖怪把這些金銀，全都賞給了小妖怪；
小妖怪一個一個的，接了金銀，全向大妖怪道謝。大妖怪又對
著金瓶說道：『好酒出來！』大妖怪說完，祇見從金瓶裏，出了
許多的好酒；大妖怪又對著金瓶說道：『好菜出來！』大妖怪

說完，祇見從金瓶裏，又出了許多的好菜。酒菜全都有啦，這些個妖怪，便坐在一起，又是喫，又是喝，又是唱歌，又是跳舞；這一個大宴會，真算是熱鬧極了。

黑大漢在樹上，看著妖怪喫喝，饞的他嘴角流涎，他一想包袱裏

帶著的馬頭，此際正好拿出來喫喫，也可以解饞。黑大漢想罷，



便打開包袱，拿出馬頭來，剛要往嘴裏喫，一失手，那馬頭從樹上掉下去了；恰巧正打在那大妖怪的腦袋上。衆妖怪一看，一齊驚慌起來，祇聽那大妖怪嚷道：『噯呀！大家要留神哪！大家要小心哪！這是誰砍來的呀？他不用石頭砍，却用馬頭砍人，斷非尋常的人，大概是魔鬼罷。噯呀！快跑罷！快跑罷！』衆妖怪一聽，立刻東竄西奔，捨著命亂跑，不大的工夫，全都跑淨了。

黑大漢見妖怪全都跑了，心中歡喜；祇見地下擺著許多的好酒好菜，便檢合口的，喫了一個酒足飯飽。黑大漢喫完，往四下一看，祇見那大妖怪的金瓶，也扔下了。黑大漢連忙拿起來，口中不住的說道：『寶貝！寶貝！得著寶貝了！得著寶貝了！』黑大漢恐怕那妖怪回來尋找，他便不等天亮，背起包袱，抱著

金瓶就走了。

黑大漢走了多時，一看天已亮了，這纔放心大膽的走路。黑大漢走到一條街上，祇見道旁有一個官員，手裏拿著一根手杖；走幾步看一看手杖，走幾步又看一看手杖；他的臉上，很帶著洋洋得意的樣子。黑大漢看罷，便對那官員說道：「你爲甚麼這麼得意呀？」官員說道：「你問我呀！我自然是得意。」說到這裏，舉起他那手杖來，又接著說道：「我有這寶貴的手杖，我怎麼能不得意呢？」黑大漢說道：「這個手杖，有甚麼可寶貴的地方呢？」官員說道：「這手杖，和尋常的手杖不同；假如有人偷了我的東西，我就對手杖說，『把偷東西的賊打死！把偷去的東西取回！』這樣一說，這手杖立刻飛起來，去追趕

賊人，一下子把賊打死，並且把偷去的東西取回；你想這手杖豈不是一件寶貝嗎？」黑大漢說道：「果然是一件寶貝，你看我這金瓶，也是一件寶貝。」官員說道：「你這金瓶，有甚麼用處呢？」黑大漢說道：「這金瓶的用處可大啦，要金銀有金銀，要酒菜有酒菜；假如要甚麼的時候，就對著金瓶一說，想要的東西，立刻就出來；這纔是真正的寶貝哪！」那官員，本來是一個貪官，愛錢如命，他一聽這金瓶，要金銀就有金銀，不由得滿臉露出喜悅的樣子來，連連的說道：「真正的寶貝，真正的寶貝。」黑大漢一看這官員的樣子，便拿定主意，要騙這官員的手杖，連忙對官員說道：「你要是愛我這金瓶，我們就換，我把金瓶給你，你把手杖給我，你想好不好？」官員一聽，心中歡喜，便說

道：『很好很好，換了之後，可是誰也不准反悔呀！』黑大漢說道：『那是自然哪，誰也不准反悔。』兩個人商量定了，兩件寶貝，當面交換。官員恐怕黑大漢反悔，拿起金瓶，連忙就走。黑大漢等那官員走了一會兒，便對著手杖說道：『把那偷金瓶的賊打死！把金瓶取回！』黑大漢說完，那手杖立刻飛起來，趕上那官員，一下子把官員打死，把金瓶也取回來了。黑大漢一看，非常歡喜，拿著金瓶手杖，又往前行走。

黑大漢正走中間，忽見對面來了一個大商人，手裏拿著一個大皮包；一邊走著，一邊看那皮包，臉上很帶著快活的樣子。黑大漢看罷，便對那商人說道：『你爲甚麼這樣的快活呀？』商人說道：『你問我爲甚麼這樣的快活呀？』說到這裏，便舉

起手裏的皮包，接著說道：『我因為得了這個皮包，我所以快活，哼！這皮包是一個寶貝，你知道嗎？』黑大漢說道：『這皮包，怎麼算是寶貝呢？』商人說道：『寶貝！寶貝！我實對你說罷，要是把這皮包打開，立刻就下極大的雨；把皮包蓋上，這雨就住了。你想這不是寶貝嗎？』黑大漢說道：『不錯，是一件寶貝。你看我拿著的這個金瓶，也是一件寶貝。』商人說道：『這金瓶，有甚麼好處呢？』黑大漢說道：『這金瓶，有許多的好處呢！你要想金銀用，就對著金瓶一說，立刻就出金銀；要想酒喫，想菜喫，就對著金瓶一說，立刻就出酒菜。你想這不是寶貝嗎？』那商人本來是一個奸商，貪得無厭，他聽說這金瓶，要金銀就有金銀，心裏非常的羨慕，不由的哈哈大笑，直樂的他兩隻眼睛，

都沒有縫了，他一邊樂著，一邊說道：『這纔算是寶貝呢！』黑大漢一看這商人的樣子，知道他是一個貪心太甚的人，便拿定主意，要騙這商人的皮包，連忙對這商人說道：『你愛我這金瓶麼？你要是愛，你就把你的皮包給我，我把這金瓶換給你，你願意不願意？』商人聽說肯換給他，他非常滿意，便說道：『你既是肯換，我也願意，我們就換了罷。』二人商量妥了，黑大漢便把金瓶交給商人，商人把皮包交給黑大漢；黑大漢等商人走了之後，便對著手杖說道：『把那偷金瓶的賊打死！把金瓶取回！』黑大漢說完，那手杖立刻飛起來，去追趕那商人，追上之後，一下子把商人打死，把金瓶又取回來了。黑大漢拿著金瓶、手杖、皮包三樣寶物，滿心歡喜，依舊往前行走。

黑大漢正在行路之際，忽見面前來了一個鄉下財主，手裏拿著一個鐵錘，臉上帶著吝嗇的樣子；一邊走，一邊看著那鐵錘發笑。黑大漢看罷，便對那財主說道：「你笑甚麼呀？」財主說道：「你問我笑甚麼呀？我告訴你說罷，因為有一個窮人，他欠我十圓的債，我今天逼著他還我，他萬分無法，就把他家傳的鐵錘，折給我了，我得了這麼大的便宜，我怎麼不笑呢？」黑大漢說道：「這鐵錘，有甚用處呢？」財主說道：「這鐵錘，和尋常的鐵錘不一樣；假如有一塊空地，就用這鐵錘，往地下一捶，立刻從地裏，湧出一個九層的大高塔來，這塔就叫作九重塔。你想這鐵錘，不是一件寶貝嗎？」黑大漢說道：「實在是是一件寶貝。」說到此處，拿出金瓶來，接著說道：「你看我這金瓶，

也是一件寶貝。」財主說道：「這金瓶，怎麼算是寶貝呢？」黑大漢說道：「這金瓶，可是寶貝呀！要金子有金子，要銀子有銀子，要好酒有好酒，要好菜有好菜；要甚麼的時候，就對著這金瓶一說，立刻就出來，你說這是寶貝不是？」財主一聽，心中想道：「這金瓶，實在是好寶貝呀！金、銀、酒、菜，要甚麼有甚麼，我雖然是一個財主，但是這金銀，可是越多越好；要是沒有這金瓶，就是傳到我一百輩的孫子，這金銀也是用不完的；況且不用花錢買，就可以喫好酒好菜，這纔是又省錢又解饞哪！」財主想到此處，滿臉帶笑，順口流涎，便對黑大漢說道：「你這金瓶，真算是寶貝，真算是頂好的寶貝呀！」黑大漢一看，知道這財主，是又貪心又吝嗇，一定是一個看財奴，便拿定主意，要騙這財

主的鐵錘；連忙對財主說道：『你這樣讚美我這金瓶，你大概是愛這金瓶罷，你要是真愛，也好商量；我們兩個人，可以對換，你把鐵錘給我，我就把這金瓶換給你，你想好不好？』財主一聽，滿心歡喜，連忙說道：『你要是肯換給我，那敢情好，我們就換了罷。』兩個人商量好了，黑大漢便把金瓶交給財主，財主接過金瓶來，便把鐵錘交給黑大漢。黑大漢等財主走了之後，又對那手杖說道：『把那偷金瓶的賊打死！把金瓶取回！』黑大漢說完，祇見那手杖，立刻飛起來，去追趕那財主，追上之後，一下子把財主打死，把金瓶又取回來了。黑大漢現在有金瓶、手杖、皮包、鐵錘四種寶物，真可以橫行天下了。

黑大漢在國外多日，仗著自己有四種寶貝，到處惹事生

風；日子久了，自己也覺著厭煩了，所以又打算回國。黑大漢拿定主意，立刻起身，向本國行走。走了幾天，回到齊別特國。趁著夜晚的時候，進了布魯齊斯城。黑大漢進城之後，在大街上行走，走來走去，走到國王的宮院。黑大漢看了一看，便順著宮牆，繞到宮院的後身，原來這宮院後身，有極大的一塊平地。四面栽著各樣樹木，風景頗佳。黑大漢看罷，心中想道：『這個地方很好，要是在這裏蓋一所房屋居住，真算是福氣呀！』黑大漢想罷，取出鐵錘來，往地下一捶，祇聽咕咚一聲，如同山崩地裂的一般，立刻從地下湧出一個九重塔來。黑大漢一看，滿心歡喜，連忙走進塔內，順著梯子，直上到第九層；算是到了最高的地方了。黑大漢打開窗戶，向四圍一看，不但全城的街道和人

家，歷歷在目，就是國王的宮院裏面，也是看的逼真。黑大漢看了多時，非常高興，他便拿定主意，在這裏久住了。

國王在夜裏，正在睡覺之際，忽聽宮院的後邊，咕咚一聲，立時驚醒。國王醒了之後，心裏覺著奇怪，便派了一個官員，前去調查。不大的工夫，那官員回來說道：『原來是以前逃走的黑大漢回來了，現在宮院的後身，蓋了一座九層的高塔。他站在塔上，四處觀看，這宮院裏面，全被他看了去了。』國王聞聽，心中大怒，立刻派了幾名巡捕，去捉拿黑大漢。工夫不大，派去的巡捕，全回來了。對國王說道：『黑大漢藏在塔裏，不肯出來；這塔又非常堅固，無法破壞，請國王派遣軍隊罷。』國王一聽，連忙派了軍隊，前去攻打。軍隊攻打了多時，祇因九重塔十分

堅固，不論怎樣的攻打，始終攻打不破。國王聽說攻打不破，便傳令用火燒燬。軍隊得了國王的命令，立刻運了許多的柴草來，堆積在九重塔的下邊，用火點著柴草，祇見烈火飛騰，越燒越旺。黑大漢一看，他不慌不忙的，拿出皮包來，在窗戶外邊，把皮包打開，立刻下起



大雨來了，不但把火澆滅，並且淹死了許多的兵丁。國王見火攻也不濟事，祇好教軍隊，永遠圍困，等他沒有喫食，也就餓死了。誰知道這黑大漢，更不怕圍困，每日拿著金瓶，想好酒有好酒，想好菜有好菜；又有喫的，又有喝的，一點也不饑餓。黑大漢一天不死，那軍隊也一天不解圍。黑大漢雖然有喫有喝，要想出塔，可是不成。從此失了極寶貴的自由，和永遠監禁，也沒有甚麼分別了。

第五 賊人的母親

古時候，西洋有一個賊人，也不知道他的名字叫甚麼。他小的時候，也是一個學生，在學校裏讀書。有一天偷了同學的一枝鉛筆，他便拿回家去，給他母親看。他母親本來是一個極

糊塗的人，他見他兒子作了這樣無恥的事，不但不責罰他，反倒滿臉帶笑的，對他說道：『啊！你偷了一枝鉛筆麼？你實在是伶俐，好孩子！好孩子！』那賊人本來是年幼無知，一聽他母親誇獎，非常歡喜。到了第二天，又偷了同學的一把小刀，仍然拿回家來，給他母親看；他母親一看，更覺歡喜，便對他說道：『啊！你偷一個小刀嗎？很好，很好，你小小的年紀，怎麼這樣的聰明啊！你真是好孩子！』那賊人經他母親兩番誇獎，就算是把他害了，

那賊人，頭一次偷鉛筆的時候，他還覺著是一件可恥的事；聽他母親誇獎以後，他就不覺著可恥，反覺著是分所當然的了；故此他又偷同學的小刀，因此他母親又誇獎他一番，他

的膽子便更大了，漸漸的看見人家的貴重物品，他也敢偷了。那賊人長大了以後，他覺著各種職業，全不合心；惟獨作賊偷東西，他覺著最上算，因此拿定主意，甚麼事也不作，專門的以作賊為業了。

起初的時候，不過是偷偷摸摸，乘人睡覺的時候，偷些個東西，當一個竊盜而已；到後來，他覺著當竊盜還不痛快，便改成明火路劫，去當強盜去了。他越鬧越凶，鬧來鬧去，被官兵捉了去了。審問了一回，便定了一個死罪，定了日期，就要鎗斃了。

當執行鎗斃的那一天，有許多的官兵，把那賊人，用繩子捆的十分堅固，拉到法場。此刻有許多的閒人，前來觀看，那賊人的母親，知道他兒子要鎗斃啦，也哭哭啼啼的，前來觀看。那

賊人到了此時，心裏非常後悔。他正在後悔之際，忽然看見他母親來了，他便把他母親叫到跟前，說道：『我有一句話，告訴你老，請你老把耳朵就過來！』他母親一聽，以為他要說避人的話，連忙把耳朵就到賊人的嘴邊；那賊人一見，便惡狠狠的，張開大嘴，對著他母親的耳朵，吮味就是一口，



把他母親的耳朵，咬下來了。他母親嚷呀了一聲，疼的他滿地亂滾。衆人一看那賊人把他母親的耳朵咬了下來，沒有不奇怪的。

那賊人往四圍看了一看，臉上帶著極悲慘的樣子，高聲說道：「諸君哪！今天耍鎗斃我了，這鎗斃本是最苦痛最可怕的刑罰，偏偏就被我遇上了。因爲甚麼耍鎗斃我呢？因爲路劫明火，去當強盜。我爲甚麼耍當強盜呢？這是我從小的時候就學會的；我小的時候，偷人家的東西，我母親看見，不但不責罰我，反倒誇獎我；我因此膽子越鬧越大，始而當竊盜，後來便當強盜，以致今天，要受這最苦痛最可怕的刑罰。我現在惟有恨我的母親罷了。」那賊人說完，放聲大哭，在這哭聲裏面，祇聽

咚的一聲，就鎗斃了。

第六 鴉與狐

有一
個烏鴉，也
不知道從
甚麼地方，
偷了一片
肉，在嘴上
叼著，打算
慢慢的喫；
他便飛到



一個樹林裏，落在樹枝上，左顧右盼的，非常得意。正在這個當兒，可巧有一個白狐，正從樹底下經過。那白狐正走中間，忽然聞見肉的香味，抬頭一看，便看見烏鴉叼著肉片，在樹枝上落著。白狐看罷，饞的牠順口流涎，心中想道：「這肉好喫的很，能够到我嘴裏來，纔好呢！」白狐想罷，便仰起頭來，面帶笑容的，對烏鴉說道：「喂！烏大哥！你怎麼這樣的漂亮啊，眼睛是非常的秀美，翎毛是非常的光潤，容貌是非常的好看，你全身沒有一處不好的。你在烏鴉的羣裏，真算是一個天仙了。你既然生長的這樣漂亮，要是唱起歌來，那聲音，一定是好聽的了。喂！烏大哥！你唱一回給我聽聽罷！」烏鴉長著一身黑黯的羽毛，又傻又笨，從來沒有誇獎他的；今天聽見白狐誇獎他，並且求他

唱歌；心裏非常的歡喜，便張開嘴唱道：「哇」剛唱出這一聲來，他嘴裏叨著的肉片，就隨著那「哇」的聲音，掉下來了。白狐一見，便低下頭，叨起肉來，吧唧吧唧的喫了。喫完之後，一邊用舌頭舔著嘴，一邊對烏鴉說道：「烏大哥！烏大哥！我謝謝你！」白狐說完，頭也不回，高高興興的走了。

第七 狐與野鼠

有一個野鼠，在荒郊散步，忽然看見一隻白狐，從對面跑來。野鼠看罷，便對白狐說道：「狐大哥！你爲甚麼這樣的跑哇？」白狐聽見野鼠問他，他先看了一看，然後說道：「啊！我想是誰呢，原來是鼠大哥呀。你不是問我爲甚麼跑嗎？我實對你說，我冤枉極啦。我不是替主人看守著雞籠嗎？這是你知道的。我每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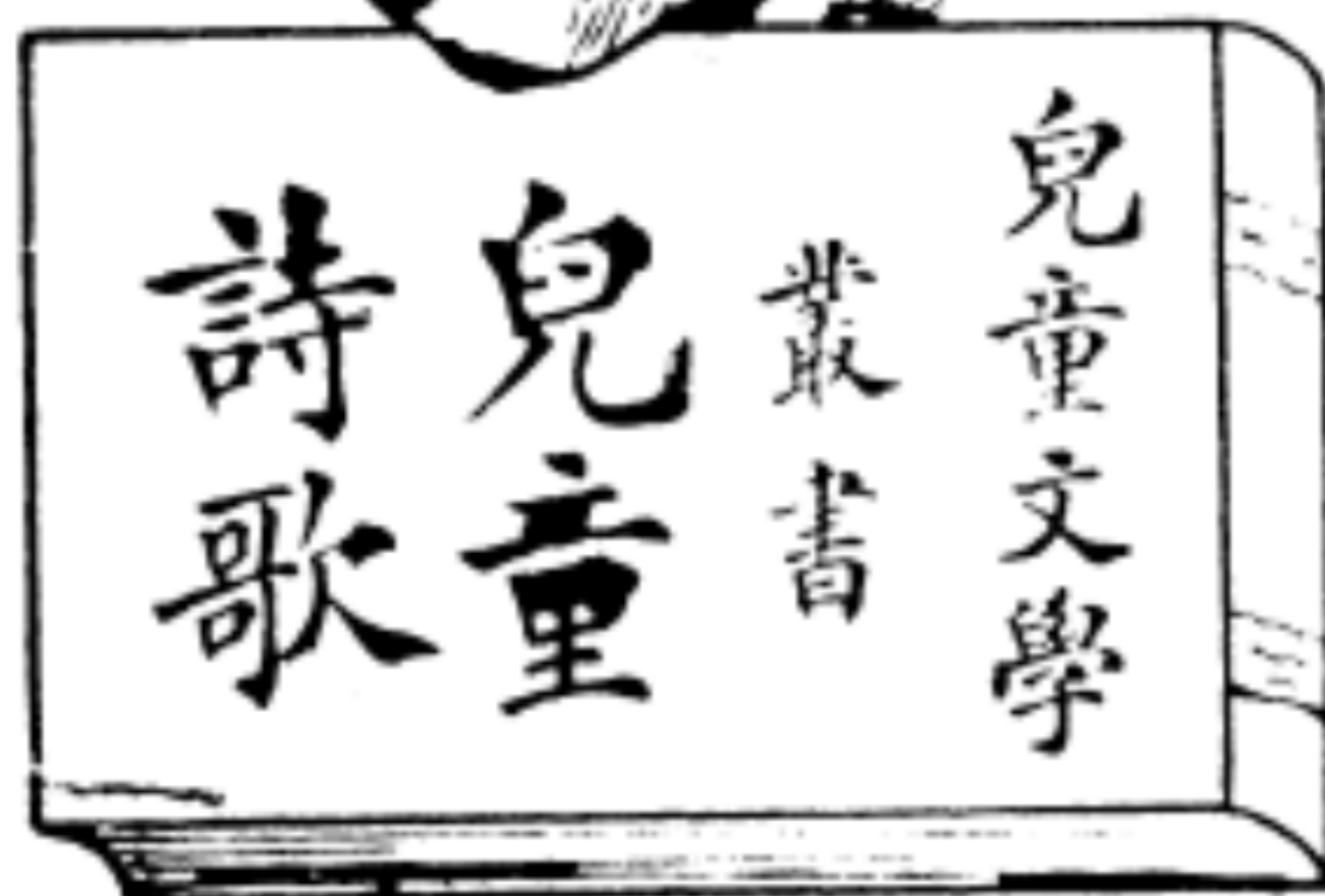
天盡力看守，忙的了不得；白天沒有工夫喫飯，夜晚沒有工夫睡覺，累的我的身體，都要病了；我這樣的盡心，主人反說我是賊，拿著大棍來打我；我要是跑的慢，就被他打死了。你想！我從來也沒作過惡事，我豈不是冤枉嗎？「野鼠聽罷，笑著對白狐說道：『你真是冤枉啊！我看你嘴邊上，還帶著雞毛呢！』」



859.4

667

2.3



■ 已出三冊

■ 每冊四分

■ 商務印書館發行

無論那一處的兒童都有唱歌的嗜好我們看世界上有人居住的地方，便有那地方的兒童所唱的童謠，這便可見歌謠在兒童生活中的勢力了這一種「兒童詩歌」宗旨就在給與兒童以唱誦的快樂，而發展他們的優美的感情。每冊有圖畫花邊很多，越是美麗可愛愛唱歌的小朋友們請留意呵